

現代

第七卷

現代

第五卷(下) 合訂本

上海書店影印

本刊定價：

每期 三角

每卷(六期) 一元八角

每年(十二期) 三元五角

郵費：
國內在內 自取不定
國外另加 二元四角

本期零售大洋五角

現代

第五卷第六期

現代美國文學專號

二十三年十月一日

(本期已由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頒發審字四〇八號審查證准許發行)

本刊廣告價目

底面外	全面	半面	1/4面
一百元	六十元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八十元	四十五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元
正文中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六元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本刊：

本刊定戶注意：

本刊已出各期，不能預定，預定者從最遲期起。再，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必須將1定單號數2定戶姓名3在何處定4原寄何處，詳細開明，以免貽誤。

編輯者

施蛰存

出版者

洪雪帆

印刷者

上海福州路六九六弄十號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漢口 廣州 北平 濟南 重慶 徐州 開封 鄭州 成都 瀋陽 蕪湖 九江 廈門 汕頭 貴陽 陽明 廣州

現代美國文學專號

徵求讀者意見

本誌此次編刊現代美國文學專號，經驗既少，學養未宏，且時間又甚匆促，乖謬不備之處，誠知不免。故於後頁製定表格一種，希望讀者於讀後將意見填註，惠寄本社。使本期專號中之乖誤不備者，有所訂正；而以後編刊其他各國現代文學專號時，有所借鏡，實深感荷。此項表格，請於十二月十五號前寄下，當於本刊第六卷第三或四期中整理發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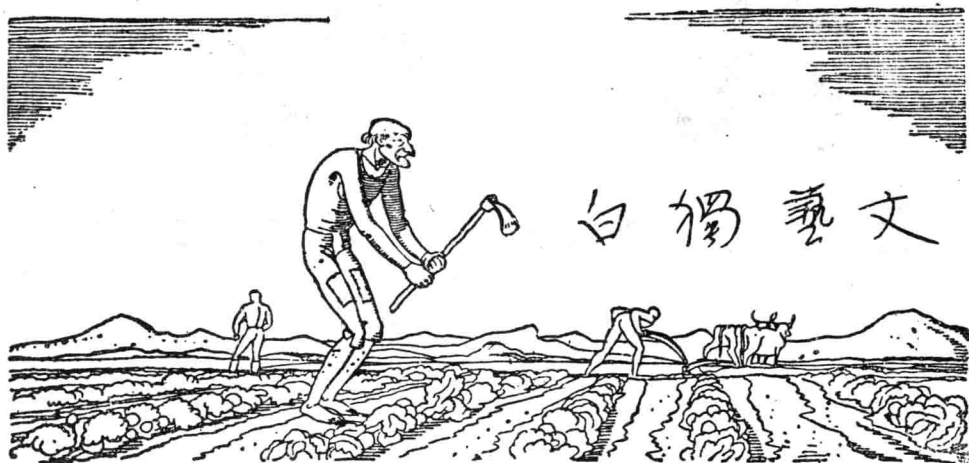
現代雜誌啓

現 代

第 五 卷 · 第 四 期 · 八 月 號



現 代 書 局 發 行



民衆藝術的內容

蘇 汶

近來，民衆藝術的聲浪似乎又高了起來，但是我們對於真正的民衆藝術家的所以成爲『衆』的原因，卻絕對忽略了過去。我們甚至忘記了這班藝術家的存在；我們忘記了在我們這社會裏是早就存在着許許多多的說書家，灘簧家，以至於『小熱昏』，他們都比我們更懂得民衆所要的是什麼，他們懂得給予民衆以所要的東西，他們自己也成爲民衆的愛寵。自然，在這些人所給予的東西裏，也許包含着一些封建社會的『毒汁』，但我以爲毒不毒是另一問題，重要的是在他們所以能深入到民衆裏去的原因。

前一些時，我曾在一個新的刊物裏看到一篇介紹獨腳戲家王无能先生的文字，而且相當的批判了王先生的藝術的社會意義。此後，我們發現這種文字是非常之少，少到根本沒有，這使我不能不對熱心提倡民衆藝術的諸位先生表示着遺憾。

近十年來，我們有一位偉大的民衆藝術家，他的作品

的號召力，不用說新文學的作品是不敢望其項背，即與張恨水先生的小說『啼笑姻緣』，鄭正秋先生的電影『姊妹花』比較，相去亦何止千百倍。這位藝術家便是藝名小達子的李桂春先生。

固然，李先生自己演戲，座價雖然比不上梅博士那麼叫人驚異，窮小子們究竟也祇能高高的爬到三層樓去看看。可是，他的地位卻的確是建設在這些三層樓羣衆上面的：我們往往看到三層樓上喝采，而正廳和包廂裏並不喝采。這且不說，李先生手編的『狸貓換太子』連臺戲，卻更足證明他的藝術的確是能夠深入到廣大的羣衆裏去。這本戲不單是李先生自己時常演唱，而別人也學着演唱。即就上海一隅而論，幾乎每天，總有兩三處遊戲場的京劇班在演唱着這個戲，而且每場都擠足了人，這樣的盛況，竟至維持了五六年之久，至今未見衰退。

據說士大夫們（舊的或是新的）是不屑看這本戲的，也就往往忽略了這個驚人的事實。曾經有一次，並不是出於什麼嚴肅的動機，我曾經到過一家這種民衆的樂園的遊戲場，各場均嘈雜不堪，叫人不耐久留，祇有京戲場情形

卻完全兩樣。人們把座位完全佔據了去，非到終場決不會有空位子讓出來。臉上人人都帶着一種鑒賞藝術的嚴肅。應該笑的時候，他們笑；應該喝采的時候，他們喝采；甚至應該哭的時候，也有許多人真會哭。

臺上自然是『狸貓換太子』。可是這個爛熟的故事，據我看，卻不是每個觀者都熟悉的。他們時常向隣座詢問故事的經過；這裏面，我卻很偶然的發現了一個典型的事實：即是，他們並不關心每一個不一定重要的人物的姓名或其他，他們主要的是先問明白那是『好』人或是『壞』人，彷彿人物的『好』或『壞』一定，故事的展開便極容易理解了。假如，沒有鬥爭便沒有戲劇這句話可以到這裏來應用，那麼我敢說，『狸貓換太子』這個劇的構成份子並不是階級鬥爭，也不是民族鬥爭，而的確是民衆所最關心的『善』與『惡』的鬥爭。而這，也正是最足以訴諸於民衆的感情的一點。

中國人素來最不肯放鬆君子和小人之分界，我起初還以為僅僅限於士大夫階級，現在卻感悟到一般小市民及勞動者也都有着這種成見，因此，爲原始的正義觀揚眉吐氣

的『狸貓換太子』劇本，便剛巧在這種成見上建立了牠的地位了。

有人頗鄙薄民衆對藝術的欣賞力，以爲民衆所要的祇是色情和滑稽；其實，我們這些自命的智識階級何嘗不是也要求着色情和滑稽。民衆藝術除了這些無聊的組成分子之外，自然也有牠的所以能成爲民衆的內容在。我們假如不從民衆的感情上去耐性的尋味，體會，以創造新的無『毒』的東西來代舊的也許有『毒』的東西，祇是憑着一些高調的而實際上潦草的理論來進行我們的運動，那，據我想，要獲到像李桂春先生那麼廣大的羣衆來愛戴，恐怕未必是可能的事吧。

學校文藝

孔若君

教了幾年書，覺得一個文科學生要想從學校的國文課內練習好一副發表的才能，實在是萬萬不可能的。無論是思想方面，寫作方面，與現實的文化界總是相差好幾千里。比方說，此刻文壇上正在討論着某某問題，但可斷言，

走偏全中國的中等以上學校，決不能找得出有那個教師已經選取了這種文章作教材的，最開明一點的教師，他們正在講解胡適之陳獨秀輩的白話文學論文，甚之有些教師還不會聽見過胡陳論文的名字。用功的學生儘可在課下讀些近刊文章，然而他們正式的課藝却不能不做『實業救國論』或是『讀前出師表』。其下的則只有拿一點陳腐的講義作爲唯一的糧食了。此種學校生活與現實社會生活的隔離（不只國文，其他各科皆然！）實爲我國教育破產之一個大原因！

曾見有好些學生，他們（而以她們尤甚）從中等學校畢業後，還在大看張恨水的小說與禮拜六派的刊物，當初奇怪他們爲什麼不要讀些新文學作品或雜誌，後來纔知道他們其實還不知道那些新文學作家的名字，他們以爲張恨水就是新文學家，這責任豈在讀這些無聊讀物的學生身上？

有些原在文壇上常寫文章的作家，一旦自己做了學校教員，他們選取的講義也都是漢魏六朝文了，關於文壇近狀也從不願輕露於講席之上，惟恐因此取禍，從此可知

現在的教育制度是祇在和社會實生活隔離，其用意如何殊難解索。

這在開明的教員和進步的學生都是感覺得十分苦悶的，於是有師生合作的學校文藝之出版了。

學校文藝（其實是學校刊物）有三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官辦的，完全由學校編輯學校出資，而且還有稿費，志在替學校宣傳，表示這堂堂學府的學術研究成績。作稿大半為學校教員，僅選取少數的學生課藝，內容思想之空虛自不待言。這種刊物也有在報上大登廣告徵求訂閱的，不過出版者志不在此一點定購，故大半都是贈閱給各機關或學校。第二種是半官性的，那就是名義上由『學生自治會』出版，經費的來源也出自學生腰包，不過學生所輯好的稿子，都要經過學校當局的一度審查，以免有不純正的思想滲入在內；作稿以學生為主，自然也有教員的作品排在前頭。閱者還是本校同學，投贈較少。第三種完全是學生自動結合的，自己出資印刷，或請一二接近的教員顧問，作稿自以結合者諸人為限，此種刊物往往受學校當局的指責，而時有受到勒令停刊的危險，經濟亦不會充裕，故

不能持久。此三種不同性質的學校刊物，其內容往往以後一種為較充實而活潑，蓋他們不是處官辦的狀態之下，自較官樣文章較有精彩。

統觀全國學校之刊物不下百種，大半皆官辦。雖也有二三大學之刊物確載若干有價值之學術研究，但大半都是教員敷衍學校當局之塞責文字，與現文壇之水準相差極遠，且為贈閱各機關，所以就不會有人認真去讀牠，彼此只作『官報』存查而已。浪費無數金錢，思之可嘆。

不是我們卻不能因此而抹殺一切學校刊物之價值，其中由學生自動結合而出版的刊物，實為出版界的珠璣，牠是文壇後備軍的產地，青年思想的測候器，一切從事於文化工作的人們是應該十分注意牠的！

反對『反對』

游絲

有些人似乎很不喜歡別人對於某事某物加以壞的批評的，雖然那些事物與他毫無關係，他們始而不言，將厭惡含在心裏，或顯露出不大想聽的神氣，及後，假如對方『

怙惡不悛」，他們就會忍無可忍似的，給對方本身以非難的反問了。舉一個例：譬如你跟這等人正談着某文豪的作品，你說：這人的作品太空虛了；於是他會在聲色俱厲，或半嘲半笑的神氣中給你一句了：「你的作品又如何充實呀！」這往往使你在感覺他下面沒說出來的話：「自己的也是一樣，或者還比不上人家，就不要說人家了吧！」而慚愧起來，至於啞口無言。

這等人大抵是耶穌的信徒：耶穌就是這個哲學的發明者。據說：某次他看見一羣人包圍着一淫婦，要用石摔她，一時慈悲之心大發，於是出作護花使者：向那堆人曰：你們先反躬自問：自己究竟有罪惡沒有？倘若沒有，就隨便拏石摔她吧！那班人聽了後果然躊躇起來，終於垂手而退。

但倘若我生在當日，是拿著石塊要摔那淫婦的人之一，我就決不會啞口無言，垂手而退了，我也會問問耶穌：「你也先反躬自問，自己究竟有沒有罪過？倘若沒有，就請不要來阻止我們懲戒一個惡人了！」（請勿誤會：我並非真是要打「淫婦」的人！）對於我這問話，如果他扯出「

上帝」，「寬恕」之類的遁辭來搪塞則可，不然呢，他臉紅而嘴張，未之有也！卻可惜我出生遲了二千年，遂使今日的人還死抱住他這哲學。——不過也有有幸之處：囚犯們尚未學得了這個辯護方法，當他們在法庭裏受推事裁判時，不曉得如法泡制，至使推事也啞口無言，縱之而去。

中國在古時彷彿也沒有這一個哲學的。古時的皇帝貴為九五之尊，德高望重極了，是天下第一人，無人可及的，亦有一位諍臣，隨時隨意可以說他的壞話。如果那時也有人拏這哲學來套上，說「小臣與天子，地位相去何啻天壤，不得囂囂」，恐怕晉靈公（？）早已用他的彈丸殺盡天下之人，今日沒有一個人種了。即以孔二先生之明，亦須四處拜人為師，如果當日他的老師都是這哲學的崇拜者，當孔二先生向他們受業時，他們連稱「小子德學都不及老兄，不敢，不敢！該死，該死！」堅辭力却；那末，孔二先生大抵不會成為現在的萬世師表，永遠有權享受聖廟裏的冷豬頭肉吧！

人類的奴隸性是很重的，時時在不知不覺間就流露了

出來，抱有這哲學的人，雖誓死否認自己不是奴隸也不可能。阿Q見了趙老爺，被質問是不是自認姓趙，因為自己地位寒微，明明肚裏有話，也慚於趙老爺的銜頭而不敢出聲。真是懦弱得惱人，無怪受打。死抱住這哲學的人，其亦阿Q之流，甘心吃耳光麼？

隱逸文學

趙心止

論一種文學流派，必須內容與形式兼顧的，偏論其一不能得正確之結論。此即所謂：『一定的內容必附於一定的形式，一定的形式必包含某種一定的內容。』最近文壇上興起的所謂『語錄體』，一般人都僅注意牠的形式之近於『語錄』，而不知這種『語錄體』卻包含有一個共同的内容：逃避現實之苦惱，而傾慕於隱士的生活方式。這種傾向發生在五六年前的北方，近已日愈擴大，領袖諸君子如周作人、俞平伯、林語堂諸先生的文字，為促進這傾向發展的關鍵。

近今流行的幽默文學，實為此種隱逸文學的別派，其

出發點是沒有甚麼不同的。

時代給與文人以重重的苦悶，眼見山河變色，國事日非，社會經濟破產，生活愈益艱難，而立言之困難尤甚，撥亂反正則有所未能，久居櫪下則心又有所不甘，長夜徬徨，不知如何是好，鬱積於心，偶借筆端傾吐，形成兩種方式：其一是表示對在世事的憤懣，對環境之厭惡，既諱直言，乃不得不出之於諷誦，此輩雖有改造之心，奈無改造之力，但所以異於後者的，他們還明白自己之不能脫離現實生活，故反抗之情常不自覺地流露於字裏行間。後者則稍異，他們固然也是精神上受壓迫者，他們也明白這苦悶之來源，可是他們已缺乏反抗之熱情，惟一的想頭就是逃避這現實，寄興於山水之間，談談風月，飲飲苦茶，偶然發幾句牢騷，也僅是愠而不怒的名士風度。其為人是矜高自持，其為文是飄然灑逸。寫這種文字之最成功的，莫如周作人先生。

自從『大眾語文』問題提出以後，此種『語錄體』的隱逸文學，亦為受攻責之一。然他們所攻責的，不是隱逸文學那種飄飄然的風度，而是牠的半文半白的語錄體式。

平心而論，站在提倡「大眾語文」的立場上，攻擊這文白雜湊的文字是並不算不對的，因為牠的發展確實是要妨礙語文合一這運動的。不過我們還要指出的，是僅僅討論「語錄體」的形式是不夠的，還得進而討論這「語錄體」的內容——隱逸的風度，因為這隱逸的內容足以決定牠的形式，使之不能不是帶點舊式才子氣的半文半白的湊集品的。

隱逸文學是目前這苦悶時代的產品，固亦不失為文人苦悶的一種表現，似覺無可非議，但我們要是想到這國破家亡的環境，一個文人似乎不應該再有那麼閑情逸致來談風談月了，多少青年都在盼望我們這些文化領導者給他們一些精神的糧食，我們豈忍心祇給與一點逃避現實的飄飄然之感呢？

笑

張天翼

「強三你看：發新嫂這張臉倒白漂哩。」

強三大笑起來，一面翹起個大拇指：

「九爺你眼界高，眼界高：噯，我說的。」

「田夸老家有這樣一位嫂子真是奇怪。……這塊白漂肉叫發新銜在口裏：鮮花插在牛屎堆上。我們發新嫂是：

……發新嫂你說是不是？……」

九爺那張臉漸往發新嫂跟前靠近——燈照得他的臉

子半面黑半面紅，那上面的又粗又大的汗毛孔也瞧得清清楚楚。兩個嘴角給腮巴上的紋路扯了開來，規矩矩露出了他那排歪頭孔腦的牙：陷進去的幾顆是黑的，突出來的幾顆是黃的。閃着亮的是那兩顆金牙——古銅色：據李道士說這並不是真金，祇是洋鬼子包粽子糖的紙，九爺打什

麼地方檢着就拿來貼在牙上了。

不過這是從前的話。現在誰也不敢說九爺一句閒話，

就是李道士也改了口氣：

「九爺手上那個金戒指是真赤金哩。」

跟着就歎了一口氣，談到村子裏不太平：

「這幾年真是！唉，劫數！我們大家還能夠勉強過日子，全靠九爺，要不然的話……」

「九爺倒有幾手。他從前……」

他從前——可沒誰瞧得起他。可是不知怎麼一來給他混出了一條路：他手下有幾十個打手，他們包運着全縣的特貨。去年死了那個抽一輩子「高射砲」(註)的老陳，可沒見着他那尸身——聽說是九爺他們偷去賣給東洋人的。

註：抽海洛英的人，把這白粉裝在紙煙頭上，點着一抽，就了事。但

爲了怕藥粉掉下來，故抽時必須把紙煙豎着，那不像高射砲麼？

民團也在九爺手裏。

九爺神通大着哩。要不然的話怎麼明舉人那麼相信他——他倆還拜了把。明舉人當着這團總，可是不管事，把什麼都交給了九爺。

『有我，』九爺拍了拍胸脯。『你放心：地方上要是出了事——問我！』

不是誇口的話：九爺覺得這地方上的人不難對付，不論女的男的。楊發新那混蛋——九爺已經對付下了。發新嫂也不費什麼勁：祇不過叫強三去跟她說上了幾句話，她就上了鉤。

於是九爺把眼珠子衝着發新嫂——越釘越近。眼球上塗着紅絲。左眼祇有右眼一半那麼大。

發新嫂不敢看他的臉，祇把眼睛對着他那大綢夾襖的扣子。

可是一隻手抓住了她肩膀。接着一條冰冷的舌子舐到了她腮巴上——鑿刀似的。

『不要……不要……』

她一抽身——退了幾步，挨近着那扇門。她那褪了色的藍竹布衣襯在門上就顯得格外分明。

強三正端着那碗燒酒送到嘴邊去，這裏突然大笑起來，差點兒沒把碗摔到地下。

燈在冒煙：天花板那兒像有黑雲壓着。

九爺可一下子把臉繃了起來，右眼更大了些。他尖着嗓子，拖長着聲音——

『噢——』

老實說，他十幾年來沒碰過這麼個釘子。

女的顫聲說：

『九爺九爺，我求求你老人家……』

『怎麼，你不幹了麼？』

『九爺你老人家是……』

屋子裏祇有這麼三個人。強三覺得再笑下去沒什麼意思，他就正正經經呷了一口酒，用手背擦擦厚嘴唇，偷偷地瞧到了九爺臉上。

『不對勁，不對勁，』他想。

九爺的脾氣他知道：做一樁什麼事——頂怕的是掃興。要是這回發新嫂不識擡舉，叫九爺掃了興，他強三可得挨罵。

「呃，發新嫂，」強三站起來往她那兒走過去。

她那張「白漂」的臉帶點青色。

「發新嫂你自己想想，自己想想。噯，我說的：你還是好好伺候九爺一晚，免得……」

他打了個隔兒，偷偷瞅了九爺一眼。

「唔。哼。唔。」

九爺鼻孔裏響着：像在咳清嗓子裏的痰，又像是冷笑

「本來是她自己願意的。我九爺還怕沒有雌頭！我不在乎她這……」

三個小老婆，再加上城裏包定的幾個花姑娘，還有零買的。發新嫂真不算什麼，九爺祇是想嘗嘗新，並且——

「並且叫楊發新曉得我九爺的厲害！楊發新不過是個田夸老，他竟敢到我頭上來動土——哼，老實不客氣，叫他吃點王法！還叫他老婆也上我的鈎！看他姓楊的門不門

得過我！……」

可是發新嫂把汗涿涿的手按着門：瞧這勁兒她是想跑

。九爺坐了下來，右眼角一抽一抽的。他那大影子把全屋子都擋得漆黑。

那第三個瞧瞧九爺又瞧瞧發新嫂。他打了個隔兒，有些東西冒出了食道，可是馬上他把牠嚥了進去。

「發新嫂你要看開一點，看開一點，不要……」

突然——門一開，發新嫂一抽身就跑掉了。

強三馬上衝出房門——一把拖住她。

「跑不得跑不得！」

她掙扎着。

「呃呃呃！」強三警告她似地壓着嗓子。「你們發新還要命不要，要命不要？」

沉默。發新嫂僵了似地站着，有點喘不過氣來。

「九爺的脾氣你曉得的，」強三把噴着酒味兒的嘴湊過去，拚命壓低着嗓子，可是震着對方的耳朵。「九爺把你們發新抓了來，你們發新的性命就在九爺手裏，你要是

不依……」

「我是……我是……」

「呃，聽我說聽我說。」

於是他四面瞧瞧，怕誰偷聽了去似的。這時候他忽然打了個隔兒，叫他自己嚇了一跳，就趕緊用右手把嘴掩住了一會。

「九爺要把發新當土匪辦，噯，我說的。他會……」

發新嫂尖叫了起來：

「他怎麼是土匪！」

「噤，不要叫！」

閉了會兒嘴，強三的話就來得慢條斯理的：

「你聽我說。九爺跟明舉人常說——常說——近來鄉

下人都不大安份，都是發新帶頭，他帶頭，我說的，呃，九爺說的。我看……我看……呃，那天發新竟敢頂九爺幾句，還罵九爺是什麼什麼的，還動手動腳，噯，我說的，呃，九爺自然要抓他。……發新在民團裏吃王法，你是曉得的。要是你好好伺候九爺，我說的，九爺一定放掉他，一定放掉他。要是……」

強三緊瞧着她的臉。

打門縫裏射出了一條亮，在發新嫂身上轉了灣。

「你想想罷，」強三說。

發新嫂瞅一眼那扇門。

房裏那位九爺在幹什麼呢？也許已經安安靜靜坐在那兒喝燒酒，滿不在乎地微笑着，右眼角在一抽一抽的。可是也說不定他在發脾氣，嘴角邊那兩條皺紋一直拉到鼻子邊，眼球上塗着紅絲，想着要給發新吃點苦，然後咬一咬牙說他是土匪：斫他的腦袋。

一到第二天，發新的腦袋就得掛在樹枝上。明舉人們準會請九爺吃酒席，拍拍他的肩膀——

「全靠你：為地方除一大害。」

明舉人跟發新本來是對頭。

於是發新嫂一家人——那又瞎又聾的老太婆，那兩個孩子，連發新嫂自己：他們都得……

強三知道發新嫂全明白這些事，他就又打個隔兒，嚥下一口唾涎，三遍四遍五遍地說着：

「你想想罷，你想想罷：噯，我說的。」

他安然自在的等着，祇要她身子動一動，或者嘴動一動，他就容易向九爺交差了。

可是那個祇咬着嘴唇。

房門裏面忽然的一聲響，房門外面的人都嚇了一大

跳。

四隻眼睛釘着那扇門：聽着看有沒有下文。

靜悄悄的。

強三用手背抹了抹嘴，就怪體已地跟發新嫂談起來。

他覺得屋子裏那麼的一響了之後，他就非趕緊辦完了這件事不可。他叫發新嫂知道九爺是個大方人，祇要她肯依他——

「九爺是不在乎錢的。」

他問她現在是不是要錢用，接着打了個隔兒，像代替她回答了一聲。

「你正短錢用吧，是不是，是不是，噯，我說的？」

「噯！」

她家裏是怎麼個情形——強三當然明白，並沒「噯」

錯。她那兩個孩子在等着她給吃給喝，噥着嗓子哭着喊媽

媽。那兩歲多的小丫頭在地下爬，拖着寸來長的鼻涕，把泥土抓着往嘴裏塞。老太婆也等着她去照應，張開乾癟的嘴，一天到晚嘟囔着——誰也沒去聽她胡說些什麼。她要填飽肚子。她還不知道兒子給九爺抓去吃王法哩。

民團裏那些副爺那裏也得使錢：塞幾個到他們手裏——好叫發新少吃點苦……

這裏強三歎起氣來，好心好意地再叫發新嫂想一想。

「想想罷，想想罷，」他學着明舉人那年勸說災民出境的那種勁兒，哭喪着腔調，似乎一個不留神就得淌下眼淚來的。「你也真可憐，唉！你是——」搖搖腦袋，傷心得連臉都擡不起來。「不過九爺是肯救發新的，肯救的，噯，我說的。你要是依他——好好伺候着他……他又肯花錢，又肯救你們發新。你要是不——不——不那個的話……」

祇要九爺橫一橫心，就什麼都完了。

發新嫂打了個寒噤。可是那些利害的她都想不上來。她眼前祇顯出九爺那張嘴，閃着那兩顆古銅色的牙：那張嘴要是肯動一動，發新就能夠自由自在地回家。